
水滸傳


宋朝徽宗年间，东京城里有个人，姓林名冲，人品端正，武艺超群，现今做着殿帅府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这一日，林冲带了娘子张氏和使女锦儿，来酸枣门外狱庙里烧香还愿。


途经狱庙
隔壁菜园，忽
听得里面传来
一片喝采叫好
声。林冲忍不
住停脚从断墙
处望里看，只见一个
胖大和尚在耍弄一柄
浑铁禅杖，飕飕的使动，
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
差，不禁喝采道：“果
真使得好！”


那和尚听得，
收住了手，问那军
官是谁？众人道：
“这官人是八十万
禁军教头，名唤林
冲。”和尚便叫：
“林教头，何不进
来相见？”林冲叫娘子
和锦儿先去狱庙里，自己
跳入墙来，就在槐树下和
和尚相见了，一同坐下。


林冲问道：
“师兄何处
人氏，法号唤
做甚么？”和
尚道：“洒家
是关西鲁达的
便是。只为杀
得人多，情愿为僧，
法号唤做智深。年幼
时也曾到过东京，认得
令尊林提辖。”林冲大
喜，要结义智深为兄。


正说话
间，锦儿在
断墙边慌慌
急急叫道：
“官人快去，
娘子从五岳楼
下来，撞见个后生，
把她拦住了不肯放！”
林冲听说，慌忙别
了智深，急跳过墙，
和锦儿径奔岳庙里来。


林冲抢到五岳楼看时，见胡梯上一个年少后生把娘子拦住了不放。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高衙内道:“林冲，干你甚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晓得她是林冲娘子。众闲汉一齐过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得，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瞅着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簇拥着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这高衙内自见了林冲娘子，心中好生着迷，回到府中，怏怏不乐。众闲汉中有一个唤作“干鸟头”富安的，理会得高衙内的心思，独自来府中献计：“只须如此如此……保管衙内成其好事。”高衙内大喜，命他即刻就去行计。


且说林冲那日
与娘子回到家中，
连日闷闷，懒得上
街去。这日巳牌
时，有好友陆虞候
陆谦来探望。两人
吃了茶，叙说些闲
话，陆谦便道：“阿嫂，
我同林兄到家里去吃三杯
解闷。”林冲娘子赶到布
帘下叫道：“大哥，少饮
早归！”


两个路过樊楼，陆谦道："兄长，我们休往家里去了，就在这里吃两杯。"上到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取两瓶上色好酒，稀奇果子案酒，叙说闲话。


林冲吃了
八、九杯酒，
因要小解，下
楼出了店门，
投东小巷内去
净了手。回身
转出巷口，只见锦儿
叫道：“官人，寻得
我苦！却在这里！”慌
忙问道：“做甚么？”



锦儿道：“官人出来没半个时辰，只见一人奔来家里说：‘你家官人在陆谦家吃酒撞倒了，叫娘子快去。’娘子和锦儿连忙跟那人去，上至楼上，不见官人，却见前日狱庙里那后生。锦儿一见，慌忙来寻官人。”


林冲吃了
一惊，三步做
一步跑到陆谦
家，抢到胡梯
上，却关着楼
门。只听娘子
叫道：“清平
世界，如何把我良人
妻子关在这里？”又听
得高衙内道：“娘子，
可怜见救我！便是铁石
人，也告得回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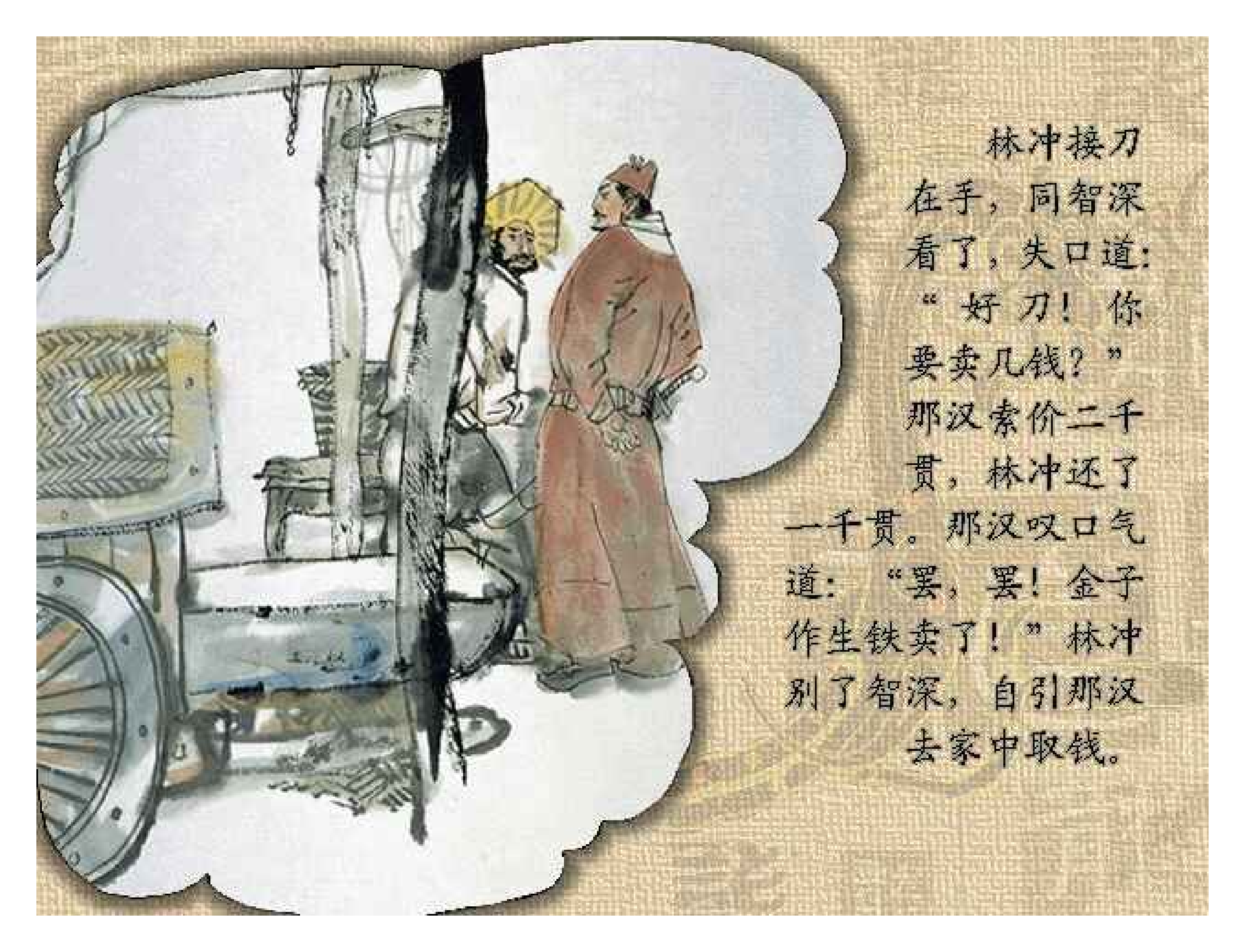

林冲叫
道："大嫂
开门！"那
妇人听得是
丈夫声音，
只顾来开门。高
衙内吃了一惊，
推开窗跳墙走了。


林冲上得楼，寻不见高衙内，问娘子道："不曾被这厮玷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陆谦家打得粉碎，扶着娘子下楼。锦儿接着，三个人一起回家去。


林冲拿了
一把解腕尖刀，
径奔樊楼去
寻陆谦，也不
见了。又来他
门前等了一晚，
不见回家。娘子
劝道：“我又不曾被他
骗了，你休得胡做！”
林冲道：“可恨陆谦这
畜生，平日里称兄称弟，
也来骗我！”一连等了
三日，都不曾等到。


第四日，
鲁智深因连日
不见林冲，便
来林冲家相探。
两个叙了几
句，便一同上
街来，吃了一日酒，
又约明日相会。自此，
林冲每日与智深上街吃
酒，把这件事放松了。


酒
这一日，两个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手里拿着一口刀，插支草标儿立在街上，口里自言自语道:“偌大东京，没一个识得军器的！”林冲听得，猛回过头来，说道：“将来看。”那汉飕的把刀掣将出来，明光光的夺人眼目。


林冲接刀在手，同智深看了，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索价二千贯，林冲还了一千贯。那汉叹口气道："罢，罢！金子作生铁卖了！"林冲别了智深，自引那汉去家中取钱。


林冲将银
子折算钱贯，
与了那汉，问
道："你这口刀
哪里得来？"
那汉说："小
人祖上留下。
因为家境日落，没奈何
将来卖了。"林冲道：
"你祖上是谁？"那汉
道："若说时，羞辱死
人！"拿了银两自去。


林冲把刀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喝采道："果然好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能够，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


次日巳牌时分，
只听得门首两个承局
叫道：“林教头，
太尉钧旨，说你
买了口好刀，
就叫你拿去
比看。太尉在
府里专等。”林
冲听得，说道：“又
是甚么多口的报知
了！”拿了那口刀，
随这两个承局往太
尉府去了。


林冲道：“我在府
中不曾见得二位。”两
人道：“小人新近参
随。”却早来到府
里，进到前厅，两
个道：“太尉在后
堂坐候。”引林冲转
入屏风，过了三重门，
到了一个去处。又道：
“教头少待，等我去禀
太尉。”自入内去了。


一盏茶时，不见
出来。林冲探头入帘
看时，只见檐前额
上有四个字“白
虎节堂”。猛省
道：“这节堂是
商议军机大事处，
如何敢擅入！”急待
回身，只听得靴履响，
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
冲看时，不是别人，正
是本管高太尉。


林冲执刀向前行礼。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因何擅入白虎节堂？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本官？"林冲躬身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拿刀来比看。"太尉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们已投堂里去了。"


太尉道；“胡说！
甚么承局敢进我节堂里
去？左右，与我拿下
这厮！”话犹未了，
耳房里走出二十
余人，把林冲横
推倒拽下去。林
冲大叫冤屈。太尉
道：“解去开封府，
吩咐滕府尹好生推问，
明白处决！就把这刀封
了去！”



到得开封府时，恰好府尹坐衙未退。太尉亲信把太尉言语对府尹说了。府尹道："林冲，你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林冲告道："恩相明镜，念林冲负屈衔冤！小人虽是粗卤军汉，颇识法度，如何敢擅入节堂？"


林冲把妻子到狱
庙还愿，遭高衙内调
戏，以后赚去陆谦
楼上，后来买了
这口刀，今日高
太尉差两个承局
来家，叫拿刀到
府里比看，详细说
了一遍。道：“这是太尉
设计陷害林冲，望恩相
做主！”府尹听了，叫
取刑具上了下在牢里。


林冲家里自来买
上告下，使用财帛。
有个当案孔目孙
定，为人最耿
直，他明知这
事，禀府尹道：
“看林冲口词，是
个无罪的人，只是无
法捉拿两个承局。今着
他招做‘不合腰悬利刃，
误入节堂，’脊杖二十，
刺配远恶军州便了。”


府尹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双颊，发配沧州牢城。当厅钉了护身枷，贴上封条，差董超、薛霸两个公人监押前去。


两个公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众邻舍及林冲的丈人张教头接着，一同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林冲道："多得孙孔目维持，这棒不毒，因此走得动。"张教头叫酒保安排酒果款待两个公人，并拿出银两赍发他们。


林冲拱手对丈人道："泰山在上，自蒙错爱，将令嫒嫁与小人，已经三载，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今配去沧州，生死未保。娘子在家，去心不稳，今日众高邻在此，林冲自行主张，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免得高衙内陷害。"


张教头百般劝慰，
哪里肯应承。林冲道：
“感谢泰山厚意。若
可怜见林冲，依允
小人，便死也瞑
目！若不依时，
林冲便挣扎得回
来，誓不与娘子相
聚！”张教头道：“
既然如此，权且由你
写下，我只不把女儿
嫁人便了。”


当下叫酒保寻个
写文书的人来，林冲
说，那人写。一时
写毕，林冲借
过笔来，在那
年月下押个花
字，打个手模。


正在这时，只见锦儿搀着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林冲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话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今去沧州，生死未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文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莫为林冲误了贤妻。”


娘子哭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污点，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日后两下相误。”张教头道：“我儿放心。虽是女婿主张，我终不成将你再来嫁人？这事且由他去。”娘子听说，一时哭倒，气绝在地。


林冲与泰山救得起
来，半晌方才苏醒，犹
是哭不住。众邻舍与
锦儿来劝林冲娘
子，搀扶回去。
张教头嘱咐林冲
道：“你但放心
去。你的老小，我
明日便取回去养在家
里，待你回来完聚。”
林冲谢了，背了包裹，
随着公人去了。


两个公人把林冲带来使臣房里寄了监，各自回家收拾行李。这董超正在家里拴束包裹，只见巷口酒店酒保来说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请说话。”董超问是谁？酒保道：“小人不认得，只叫请端公便来。”


董超随酒保到店
里时，只见薛霸和一
个官人在个阁儿
内。见了董超，
薛霸道：“这
位官人请俺说
话。”董超道：
“不敢动问大人高
姓？”那人道：“且
请饮酒，少刻便
知。”


三人坐定，酒至数
杯，那人自袖子里取出
十两金子放在桌上，
说道：“我是高太
尉府心腹人陆虞
候便是。今奉太
尉钧旨，教你两个
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
静处把林冲结果了，开
封府但有话说，太尉自
会吩咐，并不妨事。”


董超道：“这怕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却不曾教结果了他。”薛霸道：“老董，你听我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送金子与俺，落得做个人情。”当下收了金子。


陈氏
陆谦大喜道："还是薛端公爽利！明日了事后，必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陆谦再包办二位十两金子相谢。专等好音，切不可相误！"三个又吃了一会酒，陆谦算了酒钱，出酒肆来，各自分手。


董超、薛霸分
了金子，送回家中，
取了行李包
裹，拿了水火
棍，便来使臣
房里取了林冲，出
东门投沧州路上来。


时遇六月天气，炎
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
倒也无事，次后
棒疮发作，路上一
步挨一步走不动。
薛霸道：“好不
晓事！此去沧
州二千余里，你
这般走，几时得到？”
林冲道：“小人前日
才吃棒，棒疮发了，上
下只得担待一步！”


酒
看看天色已晚，
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
来。到得房内，两个
公人放了棍棒，解
下包裹。林冲也
把包裹解了，不
等公人开口，去
包里取些碎银两，
央店小二买些酒肉，籴
些米来，安排盘馔，请
两个防送公人吃喝。


董超、薛霸又
添些酒来，把林冲
灌得醉了，倒在
一边。薛霸去
烧一锅百沸滚
汤，倒在脚盆
内，叫道：“林
教头你也洗了脚好
睡。”林冲不知是计，只
顾伸下脚来，被薛霸只
一按，按在滚汤里。


林冲叫声："哎呀！"急缩得起时，早泡得脚面红肿了。薛霸道："只见罪人服侍公人，哪曾有公人服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反倒嫌冷嫌热！"口里喃喃的骂了半夜。林冲哪敢回话？自去倒在一边。


睡到四更，薛霸
起来打火做饭吃。林
冲起来，晕了，吃
不得，又走不动。
薛霸拿了水火
棍，催促动身。
董超去腰里解
下一双新草鞋叫
林冲穿。林冲着时，
脚上满面都是燎浆泡。
两个公人带了林冲出
店，却是五更天气。


走不到三、两里，
林冲脚上泡被新草鞋打
破，鲜血淋漓，走
不动了。薛霸骂道：
“走便快走！不
走便大棍搠将
来！”林冲道：
“小人岂敢俄延路
程，实是脚疼走不
动。”董超道：“我扶
着你走。”搀着林冲又
挨了四、五里路。


看看正走不动
了，早望见前面烟
笼雾锁，一座猛
恶林子，有名唤
做野猪林。董
超道："走了
一五更，走不得
十里路程，似此
沧州怎的得到？"薛
霸道："我也走不
得了，且就林子里
歇一歇。"


三个人奔到里
面，解下行李包裹，
林冲叫声："啊呀！"
靠着一株大树
便倒了。只见
董超、薛霸道：
"行一步，等一
步，倒走得我困倦
起来，且睡一睡再行。"
放下水火棍，便倒在
树边。


两个略略闭得眼，从地下叫将起来。林冲道："上下做甚么？"薛霸道："俺两个正要睡一睡，只怕你走了，须得缚一缚。"林冲道："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紧紧地绑在树上。


薛霸转过身来，同
董超两个拿起水火棍，
看着林冲叫道："不
是俺要结果你，实是
前日来时，有陆虞
候传高太尉钧
旨，教我两个到
这里结果你，立取
金印回去回话。休要
怨我兄弟两个，只是上
使差遣，不由自己。"



林冲见状，便
道："上下，我与
你二位往日无仇，
近日无冤，救
得小人，生死
不忘。"董超
道："说甚么闲
话？救你不得。"
薛霸便提起水火棍，
望着林冲脑袋上劈来。


说时迟，那时
快，只听见松林后
面雷鸣也似一声，
一条铁禅杖飞过
来，把这水火棍
一隔，丢到九
霄云外，跳出一
个胖大和尚来，喝
道：“洒家在林子
里听你多时！”提
着禅杖，抡起来
打两个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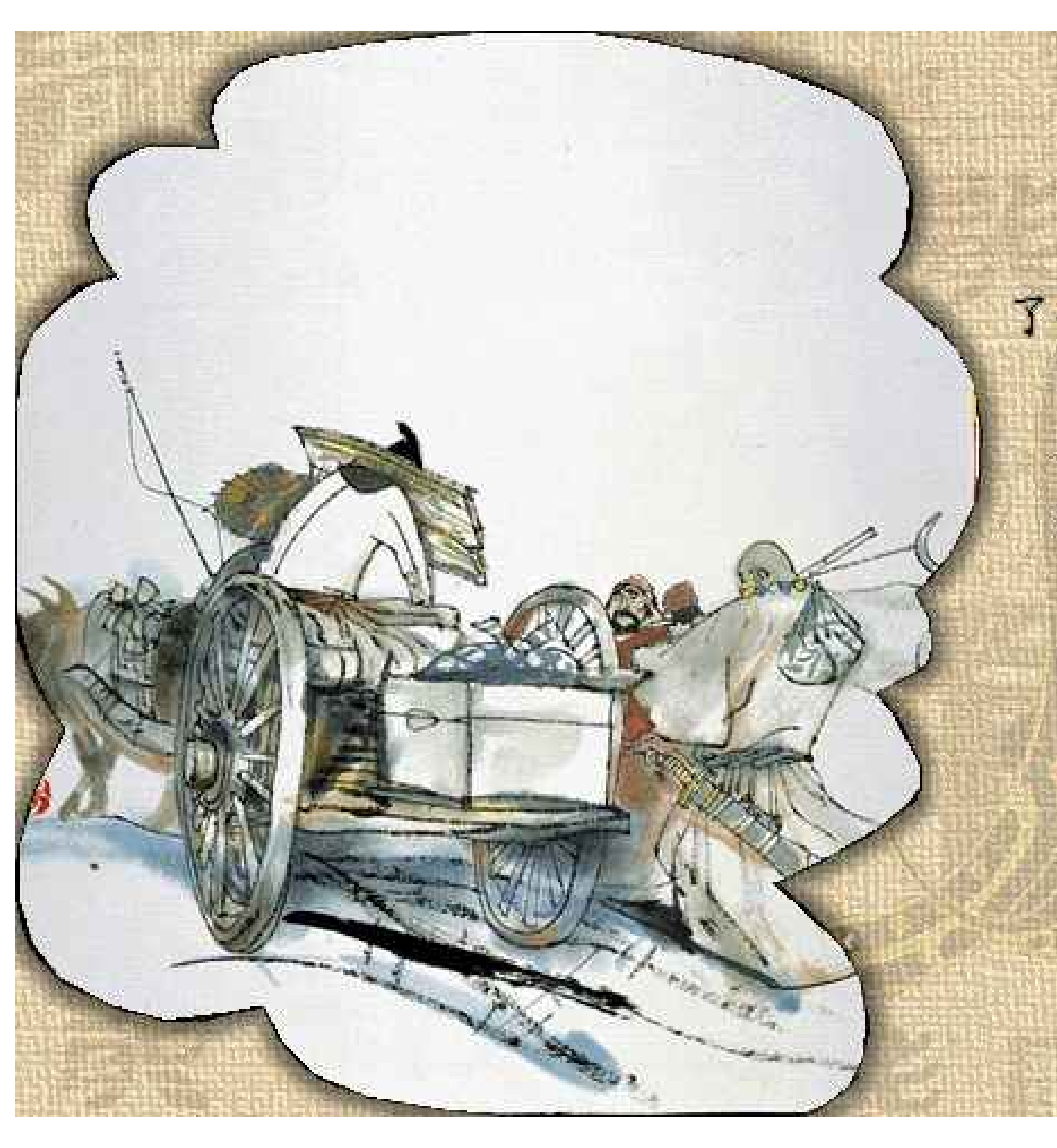

林冲睁开眼睛
看时，认得是鲁智
深，连忙叫道：“师
兄不可下手，我
有话说。”智深
听得，收住禅
杖。两个公人呆
了半晌，动弹不得。
林冲道：“非干他两个
的事，尽是高太尉使陆
谦吩咐他害我性命，
他两个怎不依他？”


智深扯出戒刀
把索子割断了，扶
起林冲道："兄弟，
自从你受官
司，俺又无法
救你。打听得
你刺配沧州，便
来开封府前寻你，
却撞见酒保来请两个人
说话，酒家疑心，恐
这厮们路上害你，就
一路跟了来。"


林冲劝道："既
然师兄救了我，你休
害他两个性命。"
智深喝道："你这
两个撮鸟！且看兄
弟面皮，饶你性
命。快换兄弟，
都跟洒家来。"提
了禅杖先走。两个公
人哪里敢回话，扶着
林冲，又替他背了包
裹，一同跟出林子来。


行得三、四里
路，见一座小酒店，
四人进内坐下，
买些酒肉吃。两个
公人道："不敢
拜问师父在哪
个寺里住持？"
智深笑道："你
问俺住处做甚么？莫
不去教高俅奈何洒家？
别人怕他，俺不怕他。
洒家若撞着那厮，
教他吃三百禅杖。"


离了酒店，出了村口，林冲问道："师兄，今投哪里去？"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心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两个公人听了，暗暗叫苦。自此途中被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哪里敢扭他。



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叫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着车子。智深一路买酒买肉，将息林冲，那两个公人也吃。


遇着客店，早歇
晚行，都是两个公人
打火做饭。二人暗暗
商量：“我们被这
和尚监押定了，
明日回去高太尉
必然奈何俺。”
薛霸道：“我听得
大相国寺菜园新来个
僧人，唤做鲁智深，
想来必是他。回去着陆
谦自去寻和尚便了。”



行了十七、八日，离得沧州近了，智深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前路都有人家，再无僻静处了。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林冲道：“师兄回去，泰山处可说知，防护之恩，不死当以厚报。”



智深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二人答道："小人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智深抡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得树有二寸深痕，齐刷刷的断了。


智深喝道："你两个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似这树一般。"拖了禅杖，自回去了。两个公人只把头来摇："好个莽和尚，一下打折一株树。"林冲道："这个值得甚么？相国寺一株柳树，连根也拔了出来。"二人方才得知是实。



行到中午，早望见一座酒店，三人入到里面坐了。店主人见了林冲，便来说道："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专一招集天下好汉，常常嘱咐我们：'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教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你们何不去投他！"


林冲听了，对两
个公人道："我在东
京时，常常听得军
中人传说柴大官
人名字，却原来
在这里。我们何
不去投奔他？"
董超、薛霸寻思
道："既然如此，
有甚亏了我们处？"
和林冲问了路径，
一同出店门来。


只见一簇人马飞
奔而来，中间马上一
位官人见了林冲，问
道：“这位是甚么
人？”林冲道：
“小人是东京禁军教
头林冲，为因恶了
高太尉，刺配来此
沧州。闻得这里有
个柴大官人，特来相
投。”那官人慌忙下马
道：“柴进有失迎迓。”


柴进携住林冲的
手，一同进庄，直到
厅上。两个叙礼罢，
柴进说："小可久
闻教头大名，不
期今日来踏贱
地，足慰平生渴
仰之愿。"林冲道：
"大人贵名，传播
海宇，谁人不敬？
不想今日得识尊颜，
林冲万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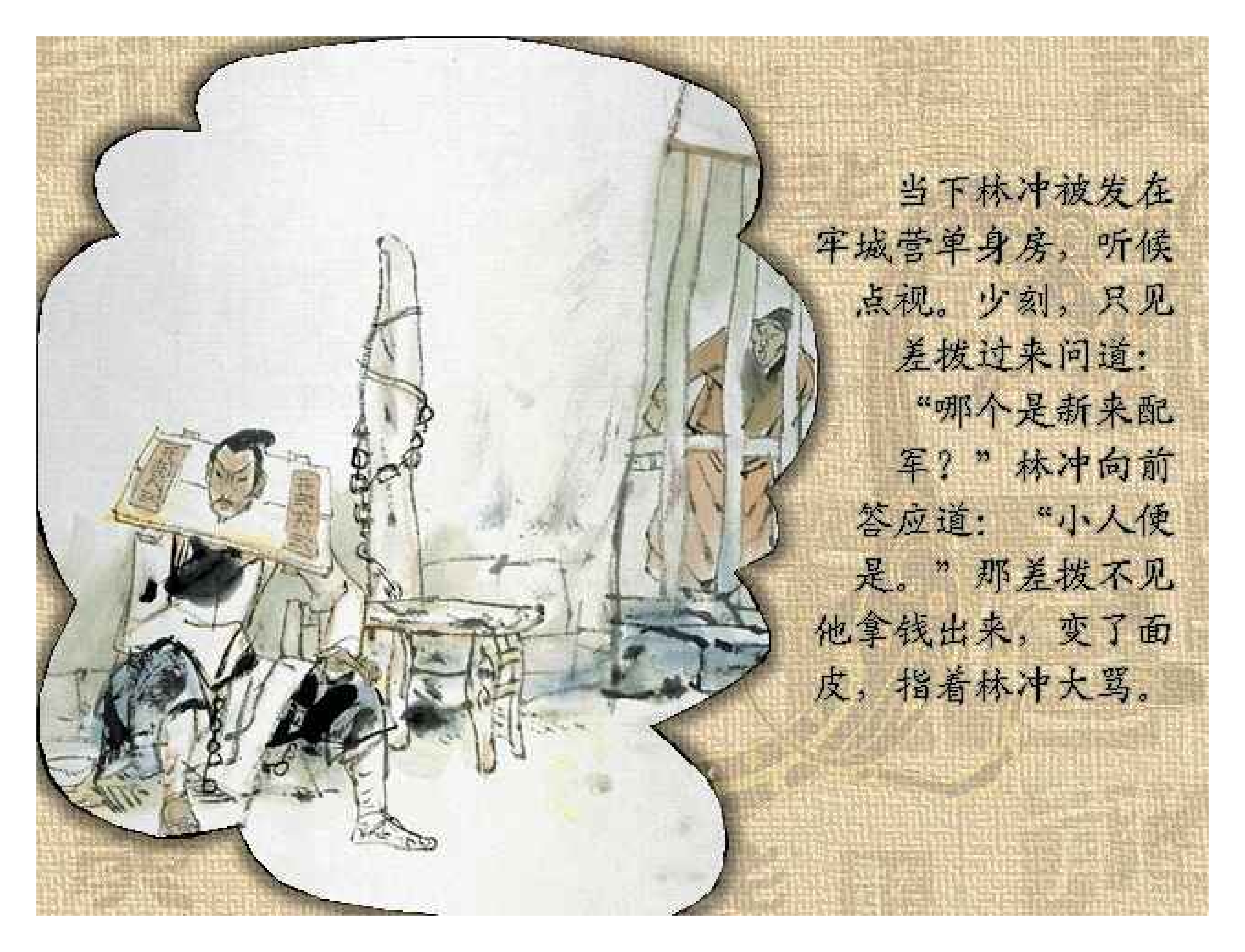

柴进便唤庄客，
快杀鸡宰羊，整治酒
席。少间，安排得
酒食果品海味，
搬来摆在桌上。
柴进当下坐了主
席，林冲坐了客席，
两个公人在林冲肩
下。叙说些闲话，江
湖上的勾当。



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两个公人催促要行，柴进又置席面送行，又写了两封书，吩咐林冲道："沧州太尹也与柴进友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顾教头。"


次日天明，吃了
早饭，柴进叫人捧出
二十五两一锭大
银，送与林冲；
又将银两赍发两
个公人。柴进送
出庄门作别，吩咐
道：“待几日小可自
使人送冬衣来与教
头。”林冲谢道：“如
何报谢大官人。”


午牌时分，已到
沧州城里。三人径到
州里下了公文，押
送牢城营内来。
两个公人领了回
文，相辞了回东
京去。


当下林冲被发在牢城营单身房，听候点视。少刻，只见差拨过来问道：“哪个是新来配军？”林冲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差拨不见他拿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大骂。


林冲等他发作过
了，去取五两银子，
陪着笑脸告道：“差
拨哥哥，些小薄
礼，休言轻微。”
差拨见了，看着林
冲笑道：“林教头，
我也闻你的好名字，
果然是个好男子！想
是高太尉陷害你了。
虽然目下受苦，久
后必然发迹做大官。”


林冲又取出十
两银子并柴进书札，
烦差拨送与管营。
差拨道："柴大
官人的书，一封
值一锭金子。我
去与你下书，少间
管营来点你，要打
一百杀威棒时，你
便说一路有病，未曾
痊可。我自来与你支
吾。"林冲谢了指教。


少间，牢头来把林
冲引到点视厅前，管营
道：“你是新到犯
人，太祖皇帝旧
制：‘新入配
军，须吃一百杀
威棒。’左右与我
驮起来。”林冲告
道：“小人路感风
寒，未曾痊可，告寄
打。”管营道：“权且
寄下，待病痊可再打。”



差拨道："现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时满了，可教林冲去替他。"就领了林冲，来天王堂交替。差拨道："林教头，我十分周全你，看天王堂是营中第一样省力气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林冲道："多承关照。"


林冲自此在天王
堂内，每日只是烧香
扫地，不觉光阴早
过了四、五十日。
那管营、差拨得
了贿赂，日久情
熟，由他自在亦不
来拘管他。柴大官
人又使人送冬衣并
人事与他。那满营
囚徒，亦得林冲救济。


林冲取
了包裹，带
了尖刀，拿
了条花枪，与
差拨一同辞了管营，
取路投草料场来。
正是严冬天气，
彤云密布，朔风渐
起，却早纷纷扬扬
卷下一天大雪来。


来到草料
场看时，一周
遭有些黄土墙，
七、八间草屋
做着仓廒，四下里都
是马草堆，中间一座
草厅。到那厅里，只
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
差拨道：“管营差
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
王堂看守，你可即便
交割。”


老军与林冲点数交割了，便收拾行李。临了，指着壁上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两里，便有市井。”自和差拔回营里去了。


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坐下生些焰火起来。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寻思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里唤个泥水匠来修理。”


向了一会
火，觉得身上
寒冷，因想：
“恰才老军说二
里路外有市井，何
不去沽些酒来吃？”
把枪挑了酒葫芦，出
来把草场门锁了，信
步投东而行。行不上
半里路，看见一所古
庙，林冲顶礼道：“神
明庇佑，改日来烧
纸钱。”



又行了一会，望见一簇人家，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林冲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叫声相扰，便出门来。


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林冲踏着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


林冲恐怕
火盆内有火炭
延烧起来，搬
开破壁子探身入
去摸时，火盆内火种
都被雪水浸灭了。把
手去床上拽了一条絮
被，钻将出来。因见
天色黑了，想起半里
路外有座古庙，且去
那里宿一夜，等天明
再作理会。


林冲把门
拽上锁了，望
那庙里来。入
得庙门，把门掩
上，将一块大石头掇
过来靠了门。进里面
看时，殿上塑着一尊
金甲山神，两边一个
判官、一个小鬼。林
冲扯被絮盖了下半身，
把葫芦冷酒慢慢地吃，
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
只听得外面必
必剥剥地爆响，
林冲跳起来就
壁缝里看时，只见草
料场里火起，刮刮杂
杂的烧着。林冲拿了
花枪待来救火，忽听
得外面三个人脚步响，
直奔庙里来，用手
推门，却被石头靠住
了，再也推不开。


三人在庙檐下看火，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果然亏管营、差拨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做大官。"又一个道："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太尉多次托人去说，那厮越发不肯，因此特使俺两个来干这件事。"


林冲听那
三个人时，一
个是差拨，一
个是陆谦，一个
是富安。自思道：“天
可怜见林冲！若不
是倒了草厅，我准定
被这厮们烧死了。”
于是，轻轻把石头掇
开，挺着花枪，左手
拽开庙门，大喝一
声：“泼贼哪里去！”


三个人都
惊得呆了。急
要走时，林冲
举手，“喀嚓”
一枪，先搠倒差拨。
陆谦叫声：“饶命！”
慌了手脚，走不动。
那富安走不到十步，
被林冲赶上，后心
只一枪，又搠倒了。


林冲翻身回来，陆谦才行得三、四步，林冲抢上去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和你无冤无仇，如何这等害我？”陆谦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


林冲骂道：
“奸贼！我与
你自幼相交，
今日倒来害我，
怎不干你事？且吃我
一刀！”把陆谦身上
衣服扯开，把尖刀向
心窝里只一剜，七窍
迸出血来，将心肝提
在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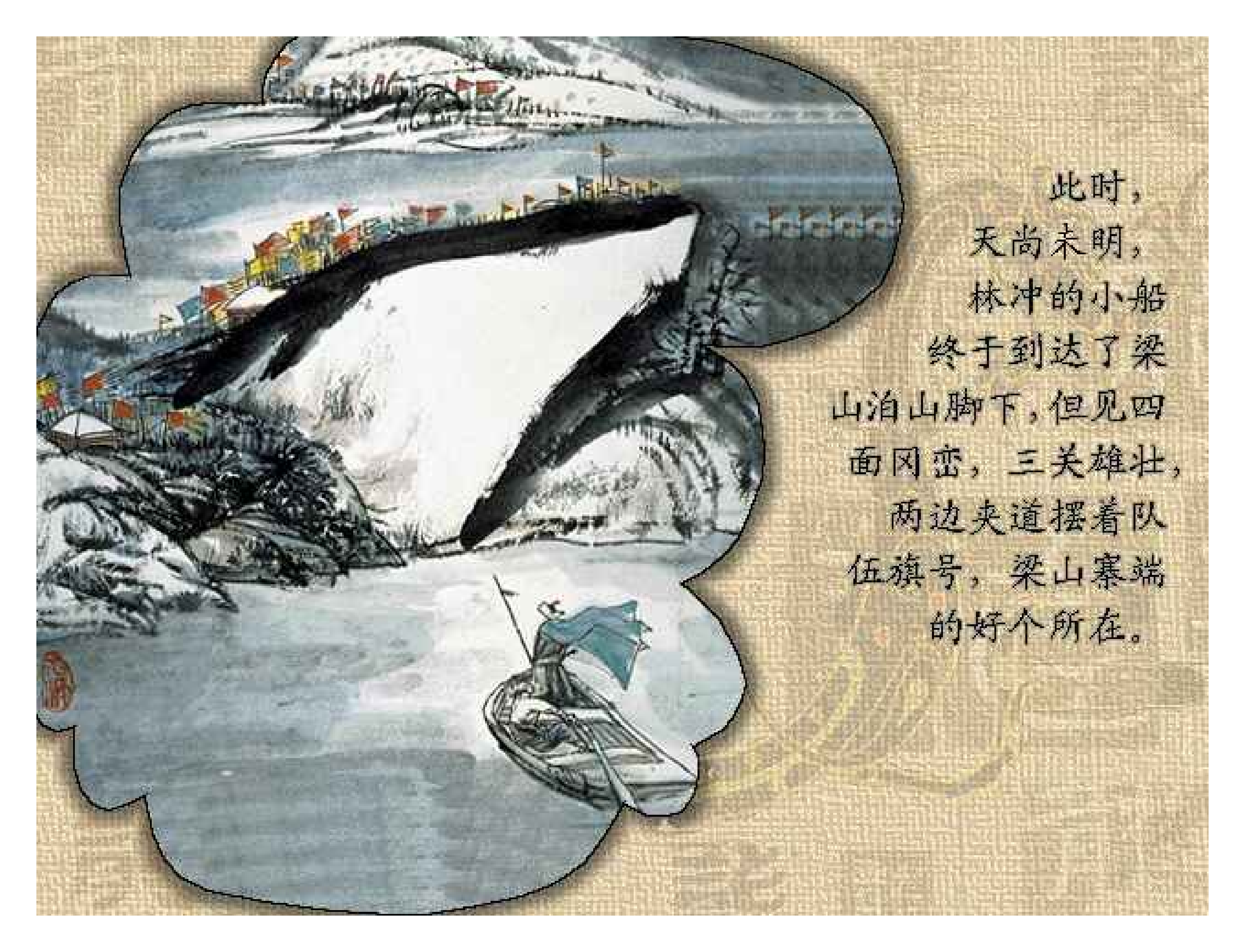

林冲把陆谦头割下来，又割了富安、差拨的头，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



林冲自寻思："如今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却去哪里安身？"猛想起在柴家庄时，听得柴大官人说，山东济州管下有个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现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何不去投他？便系了搭膊，提枪出庙门，连夜投梁山泊来。


林冲行了
十数日，已
到济州郓城县
地面。看看天色
渐次晚了，冷得紧切，
远远望见靠湖边一
个酒店，被雪漫漫地
压着，林冲径入那酒
店里来，揭开帘子，
拂身入去。


两碗酒
入肚后，林
冲低声向道：
“此间去梁山
泊还有多少路？”
酒保道：“路是不
多了，只是都是水
路，全无旱路，若
要去时，须用船去，
方才渡得到那里。”


此时，
天尚未明，
林冲的小船
终于到达了梁
山泊山脚下，但见四
面冈峦，三关雄壮，
两边夹道摆着队
伍旗号，梁山寨端
的好个所在。